

# 清代女性課子書舉要

劉詠聰\*

## 【提要】

清代女性的課子作品大概有三類：課子詩文、課子書和課子圖。本文只論清代女性課子書。其中一類以庭訓格言傳授道德，另一類以詩歌吟詠誘導人生。這些課子書中雖有相對閒逸的生活和教子情趣，但最為突出的內容應是寬嚴相濟、語重心長的訓課叮嚀。課子書比較散見於集部的課子吟詠篇什更能呈現出母教的權威價值，而其引發的思考課題也極多。

**關鍵詞：**課子書 清代女性 母教 熊丸 畫荻

---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 本文為筆者「清代女性的課子著作」研究計劃的部分成果。該計劃得香港浸會大學 Faculty Research Grant 資助，特此致謝。

## 一、導論

清代女作家人數為歷朝之冠。這個現象曾經引起當代學術界的極大興趣，其中以孫康宜的「經典論」最為奪目<sup>①</sup>。清代女性作品的題材廣泛，文獻價值亦高<sup>②</sup>。胡適（1891-1962）所謂「不痛不癢的閨閣文藝」這類譏評<sup>③</sup>，早已被學界拋棄。隨著大量女性作品如總集、別集等之重新流播<sup>④</sup>，加上近年不可多得之「明清婦女著作」網站業經啓用<sup>⑤</sup>，有關女性作家、作品以至個

- ① 孫康宜 (Kang-i Sun Chang) 聲稱：「我發現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明清時代產生過更多的女詩人，僅僅在三百年間（筆者案：當指晚明至清），就有兩千多位出版過專集的女詩人。而當時的文人不但沒對這些才女產生敵意，在很多情況下，他們還是女性出版的主要贊助者，而且竭盡心力，努力把女性作品經典化。」她又說：「然而，奇怪的是，儘管明清婦女文學的確達到了空前的繁榮，但後來的文學史卻沒有那些女作家的名字。……即使是對明清文學有研究的人，也大都以偏見的眼光來評價明清女詩人。」（〈性別與經典論：從明清文人的女性觀說起〉，收入吳燕娜、魏綸編：《中國婦女與文學論集第二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1年〕，頁135-149）；另參其〈婦女詩歌的「經典化」〉，載其《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65-71；“Gender and Canonicity: Ming-Qing Women Poets in the Eyes of the Male Literati,” *Hsiang Lectures on Chinese Poetry*, vol. 1 (2001), pp. 1-18. 不過，論者也曾指出，晚明女性詩文選集之編輯出版，其實也有反「經典化」的內容，參看 Grace S. Fong, “Gender and the Failure of Canonization: Anthologizing Women’s Poetry in the Late Ming,”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 26 (December 2004), pp. 129-149. 有關五四時期治文學史者對明清女作家之定位，又參 Ellen Widmer, “The Rhetoric of Retrospection: May Fourth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Ming-Qing Women Writer,” in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Oldřich Král (eds.),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pp. 193-225.
- ② 近年學界日趨強調利用女性文本，從女性角度重新發現女性歷史，並運用性別視野對中國歷史作出新的思考，因此女性作品的文獻價值不在話下。例如曼素恩 (Susan Mann) 就曾指出，伊沛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 對宋代婚姻的研究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高彥頤 (Dorothy Ko) 對十七世紀才女文化的研究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加上曼氏自己對十八世紀女性文化的研究，已共同有力地道出中國擁有極其豐富的顯示性別關係的歷史文獻，因此中國女性完全可以憑藉豐厚的文本來建構屬於她們的歷史。雖然史學家對發掘更多史料的渴求永無休止，但曼氏指出，如何正視、解讀既有的豐富史料將是史學家極其重要的任務，就好像怎樣運用兩性在十八世紀出版的大量著作就是一個例子。詳參其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23-224. 其實，曼氏在更早前已大力呼籲要重新發現長期被冷落的女性著作，並借助女性著作辨識男女兩性在中國著作傳統中的不同聲音。參閱其 “What Can Feminist Theory Do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 Brief Review of Scholarship in the U.S.,” *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no. 1 (June 1993), pp. 241-256.
- ③ 胡適：〈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閨秀藝文略》序〉，載於《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3集，卷8，頁1078。
- ④ 隨著中國女性史及女性文學的研究逐漸成為顯學，大量女性作品已浮出歷史地表，得到越來越多的學術關注。其中孫康宜對閨秀作品總集之研究以及盧嘉琪對近期大型叢書所輯女性作品之審視，都相當值得注意。參看 Kang-i Sun Chang, “A Guide to Ming-Ch’ing Anthologies of Female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 in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47-170；盧嘉琪：〈《四庫全書》廣續諸編所收女性著述〉，《成大歷史學報》，32期（2007年6月），頁35-80。
- ⑤ 「明清婦女著作」網站的建設，為麥基爾大學和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聯合計劃 “The McGill-Harvard-Yenching

別主題之綜合及比較研究正方興未艾<sup>⑥</sup>。

由於絕大部分女作家都具備母親的身分，她們的作品自然經常流露出母親的情懷，訓課子女遂成爲女性作品中常見之主題。清代女作家的課子作品大概有三類：課子詩文、課子書和課子圖。各類作品之中，課子詩數量最多，在總集、別集中俯拾即是，鍾慧玲和筆者都分別有專文探討過<sup>⑦</sup>。至於課子圖，則是三類作品中最有趣的一類。歷史上最爲有名的課子圖應數〈鳴機夜課圖〉，該圖寫江右三大家之一蔣士銓（1725-1785）母親鍾令嘉「手任操作，口授句讀」的夜課情景。不過該圖並非出自女性手筆，而是蔣士銓延請一位老畫師所繪；畫成，蔣士銓復撰〈鳴機夜課圖記〉，成爲傳頌名篇<sup>⑧</sup>。其實，清代不少女作家都曾自寫課讀圖，例如隨園弟子駱綺蘭有〈秋燈課女圖〉，戴蘭英有〈秋鐙課子圖〉，兩圖均得老師袁枚（1716-1798）題詩，堪稱佳話<sup>⑨</sup>。此外，如果利用若干文集索引以至網上電子文庫進行檢索，即可輕易檢出不少母親課讀圖的名目，如〈寒鐙課子圖〉、〈桐陰課子圖〉、〈秋窗課女圖〉、〈萱闈

---

Library Ming-Qing Women's Writings Digitization Project”的成果。該項計劃由方秀潔（Grace S. Fong）和葉山（Robin D. S. Yate）分別擔任總編輯（Project Editor）和總聯絡（Institutional Coordinator）。網站提供近百種明清女性著作，以集部爲主。除原文全線上網並可供下載外，更有多種檢索、輔助工具，是十分有利於學術研究的網上資源。詳參 <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index.htm>。

- ⑥ 過往學界對清代女性文學的關注，包括對這時期整體成就的評價以及個別群體以至個別作家、作品的研究。近年亦頗有以清代女性某一類題材作品爲研究對象的成果，如題畫詩、思歸詩、絕命詩、悼亡詩、題壁詩、課訓詩等。有關成果甚多，此處不贅。再者，2006年6月16日至18日哈佛大學曾召開一次題爲“Traditional Chinese Women through a Modern Lens”的學術研討會，與會學人大量利用上引「明清婦女著作」網站所提供的電子文庫作主題檢索，並配合其他資料撰成多篇有趣文章，如閨秀作品中關於夢、病、悼亡、感時、夜讀等主題之探討等等。有關是次會議的論文題目，可在「明清史研究信息資訊網」重溫（<http://minganqing.blogchina.com/pro/5304823/html>）。必須指出，目前學界尚未充分利用清代女性別集進行研究，大部份作品仍藏身全球不同角落等待學者發掘。可以斷言，如果有更多女性別集被陸續整理、出版、流通，就必然會引發更多的研究議題，而有關清代女性的研究將呈現更多姿多彩的面貌。
- ⑦ 參看鍾慧玲：〈期待、家族傳承與自我呈現——清代女作家課訓詩的探討〉，《東海中文學報》，15期（2003年7月），頁177-204及拙作〈清代女性的課文詩文〉，載於周恩文、洪仁進編：《中國傳統婦女與家庭教育》（台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2005年），頁123-171。此外，李國彤亦嘗考察明清女性著作中的詠史、寄外、教子主題中所反映的自我意識與角色認同，詳其〈明清婦女著作中的責任意識與「不朽」觀〉，《燕京學報》，新20期（2006年5月），頁55-77。又王力堅也曾探析清代母親「課子誨女」的信簡，詳參其《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頁182-191。
- ⑧ 蔣士銓：〈鳴機夜課圖記〉，見其《忠雅堂文集》（《忠雅堂集箋》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卷2，〈記〉，頁2047。有關蔣母生平，另參袁枚：〈蔣太安人墓志銘〉，見其《小倉山房文集》（《袁枚全集》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卷5，頁102-103。
- ⑨ 參看施淑儀（1878-?）：《清代閨閣詩人徵略》（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卷6，頁7上及13上。案駱、戴均爲隨園弟子，兩圖亦同得隨園題贈，參閱拙作〈「曲園不是隨園叟，莫誤金釵作贊人」——袁枚與俞樾對女弟子態度之異同〉，《嶺南學報》，新1期（1999年10月），頁454。另參于麗艷：〈駱綺蘭「秋燈課女」的文化意蘊〉，《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4年3期（2004年9月），頁32-34。

課讀圖〉、〈夜績課兒圖〉、〈機聲鐙影圖〉、〈青燈課兒圖〉等等<sup>10</sup>，作者有男有女。有些母親課子圖後來更與他人題詠合冊付印。如《秋鐙課子圖題詠集》<sup>11</sup>、《一鐙課讀圖題冊》<sup>12</sup>、《嬰礪課讀圖》等，可謂洋洋大觀<sup>13</sup>。有關詳情，筆者將另文及之。

至於清代女性所寫的課子書，乃是本文主題。撰書課子，本來是古人的一種習慣，故家訓、家教、蒙書等讀物為數甚多。至於以「課子」、「示兒」等名書者，較早期的有宋人孫奕《履齋示兒編》<sup>14</sup>，劉清之（1139-1195）《戒子通錄》等<sup>15</sup>。及至清代，則有張履祥（1611-1674）《訓子語》<sup>16</sup>、張伯行（1651-1725）《課子隨筆》，後者另有夏錫疇（1732-1798）節本，名《課子隨筆鈔》，而張師載（1695-1763）又有同名著作<sup>17</sup>；此外，又有紀大奎（1746-1825）《課子遺編》<sup>18</sup>、阮元（1764-1849）《學經室訓子文筆》<sup>19</sup>、申頌《耐俗軒課兒文訓》<sup>20</sup>、石成金（1659-?）《課兒八法》<sup>21</sup>、齊學裘（1803-?，

<sup>10</sup> 參看王重民（1903-1975）：《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1935年），頁377-378。此外，如果利用上文所提及的「明清婦女著作」網站對「課子圖」、「課兒圖」、「課女圖」等關鍵詞對篇名進行檢索，也可輕易得出幾十個匹配。當然，目前學界流行使用的《四庫全書》電子版，以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漢籍電子文獻等，也可以進行類似的檢索。又參周柏年等：〈書畫傑作、藝術瑰寶——諸暨縣檔案館藏品《梅嶺課子圖》簡介〉，《浙江檔案》，1987年4期（1987年4月），頁16-17；浙江省檔案局業務處：〈話說《梅嶺課子圖》〉，《浙江檔案》，2003年11期（2003年11月），頁35。

<sup>11</sup> 汪葵（1781-1842）：《秋鐙課子圖題詠集》（與《雅安書屋文集》、《雅安書屋贈言錄》等合刊，道光甲辰〔1844〕刊本）。筆者所得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承臧健教授提供，特此致謝。汪氏生平，參看劉毓崧：〈程母汪太宜人傳〉，見閔爾昌（1866-?）：《碑傳集補》（《清代碑傳全集》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59，頁1610；趙爾巽（1844-1927）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508，〈列女傳〉1，頁14054；錢仲聯：《清詩紀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2冊，〈列女等卷〉，頁15855；Liu Fengyun, "Wang Ying," in Clara Wing-chung Ho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Period, 1644-1911*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M.E. Sharpe, 1998), pp. 224-225.

<sup>12</sup> 《一鐙課讀圖題冊》，收入國家圖書館分館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第40冊。

<sup>13</sup> 《嬰礪課讀圖》，收入同上，第53冊。

<sup>14</sup> 孫奕：《履齋示兒編》（《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本重印，1985年）。

<sup>15</sup> 劉清之：《戒子通錄》（《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子部〉，〈儒家類〉81）。

<sup>16</sup> 張履祥：《訓子語》，見《楊園先生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卷47-48，頁1349-1388。

<sup>17</sup> 張伯行輯，夏錫疇錄：《課子隨筆鈔》（台北：廣文書局，1975年）；張師載：《課子隨筆鈔》（光緒庚子〔1900〕吳氏有福讀書堂刊本）；張師載輯，徐桐（1819-1900）續輯：《課子隨筆節鈔》（據同治刻本影印，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輯第9冊）。

<sup>18</sup> 紀大奎：《課子遺編》，見《紀慎齋先生全集》（嘉慶十三年〔1808〕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sup>19</sup> 阮元撰，阮福編：《學經室訓子文筆》（光緒乙亥〔1875〕淮南書局刊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sup>20</sup> 申頌：《耐俗軒課兒文訓》（康熙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sup>21</sup> 石成金訂補：《課兒八法》（《傳家寶全集》本；光緒二十一年〔1895〕上海書局石印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案石成金生年，乃據游子安的考證，參其《善與人同——明清以來的慈善與教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32。

一作 1802-1875 在世)《課兒草》<sup>22</sup>、錢福蓀《課兒草》<sup>23</sup>、徐昂《課兒讀書錄》不等<sup>24</sup>。這些課子書之中，有些是從前代典籍中輯錄相關資料，也有些是自我發揮、垂誡子孫的文字。不過整體來說，這些課子書起初雖為教誨兒孫而作，但由於內容多具廣泛意義，所以不少已流通成為普遍讀物。

以下所論清代女性的課子書，則僅限於訓課自己子女的作品。這些作品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以近似父親庭訓的口吻講授道理，另一類則以詩歌吟詠鋪寫人生，啓迪下一代，後者包括一些以課子主題名書的詩集。

## 二、清代女性課子書選介：以庭訓格言傳授道德

### (一) 陳爾士《松樓遺稿·授經偶筆》

〈授經偶筆〉為《聽松樓遺稿》卷一。《杭州府志》、《兩浙輜軒續錄》、《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等均著錄《聽松樓遺稿》<sup>25</sup>，有道光元年（1821）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等均藏<sup>26</sup>。《清閨秀藝文略》則將〈授經偶筆〉著錄為獨立條目，視為一書<sup>27</sup>。

- 
- <sup>22</sup> 齊學裘：《課兒草》（光緒元年〔1875〕邗上天空海閣之居刻本），南京圖書館有藏。文中所列齊氏生卒兩說，前者據姜亮夫纂、陶秋英校：《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年），頁686；後者據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497。
- <sup>23</sup> 錢福蓀：《課兒草》（光緒己丑〔1889〕刻本）及《快雪軒課兒草續刻》（光緒庚寅〔1890〕刻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案此書乃錢氏「取長男文字，業經點定者若干篇，付諸手民，傳示諸生」（〈序〉，頁1上），故集名課兒而閱讀對象亦包括學生。
- <sup>24</sup> 徐昂：《課兒讀書錄》（《徐氏全集》第二十五種；南通：翰墨林書局，1949年），北京大學圖書館有藏。承臧健教授協助，方得複本，謹此致謝。案古人除以課子名書外，亦以課孫名書者，如張廷瑑（1681-1764）：《張思齋示孫編》（據清刻本影印，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21冊）；陳兆崙（1700-1771）：《陳太僕課孫草》（王墉詮解，道光辛巳〔1821〕守約軒重刊；著錄於孫殿起〔1894-1958〕：《販書偶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報〕，卷18，頁503）；丁紹德（1816-1897）：《夢孫書屋課孫草》（光緒刻本；著錄於李靈年、楊忠：《清人別集總目》〔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11）；俞樾（1821-1906）：《曲園課孫草》（《春在堂全書》本；台北：中國文獻出版社，1968年）；陳用中、陳由勤：《課孫草》（《續詩樓叢書》第三十三種，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藏；承夏含夷教授〔Edward L. Shaughnessy〕託其高足康佩理〔P. Ernest Caldwell IV〕先生代為掃瞄擲下，特此致謝）。又案清代女作家亦有不少課孫篇什，此處不贅。大抵古人課兒與課孫所持心態與嚴謹程度各有不同，十分有趣，是值得研究的課題。例如從鍾令嘉「自笑老人多結習，課孫不及課兒專」句，可見一斑（〈自題歸舟安穩圖七首〉，見其《柴車倦遊集》，收入蔡殿齊：《國朝閨閣詩鈔》〔道光二十四年（1844）嫻嬛別館刊本〕，第3冊，卷4，頁20下）。
- <sup>25</sup> 潘衍桐（1841-1899）：《兩浙輜軒續錄》（據光緒十七年〔1891〕浙江書局刻本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集部·總集類〉，第1687冊），卷53，頁16上-17下；《杭州藝文志》（《光緒杭州府志》本，光緒戊申〔1908〕長沙刊本，卷114），〈藝文〉9，〈集部〉5，頁22上；胡文楷（1901-1988）：《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清代〉9，頁601；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1194。
- <sup>26</sup> 藏書情況見《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194。筆者所見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承臧健教授幫忙安排，方得複製全書作研究用途，特此鳴謝。

作者陳爾士（1785-1821）<sup>28</sup>，字煒卿，一字靜友，浙江餘杭人，刑部員外陳紹翔之女，工科掌印給事中、著名學者錢儀吉（1783-1850）之妻室，孝廉錢保惠母。《國朝閨秀正始集》、《閨秀詞鈔》、《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名媛詩話》、《晚晴簃詩匯》、《閨秀詩話》、《清詩紀事》等有簡傳或選詩<sup>29</sup>。陳氏在世只有三十多載，然勤於著述，可惜除《聽松樓遺稿》外，今多未見。《聽松樓遺稿》共四卷，卷一為〈授經偶筆〉，卷二有序、述、傳記、贊、題跋十三首，卷三有家書二十九篇，卷四有古今體詩五十八首及詩餘十四首。書末有附錄，為兒子檢存議論三篇，但「吾父以非性情所存，命勿以入集」，遂「附錄卷末以志慈訓於不忘」<sup>30</sup>。從《聽松樓遺稿》卷二所載序跋，可見作者另有數種著作，包括《聽松樓女訓》，是作者「觀諸女漸已長成，當導之以理義，爰於課兒之暇，集錄諸經子史、法言懿行」而成的<sup>31</sup>。又有《婦職集編》，是作者「采集經史，析其條目」而編成的，分「敬舅姑」、「事夫主」、「和娣姒」、「佐祭祀」、「待媵妾」、「教子女」、「御婢僕」等條目<sup>32</sup>。

<sup>27</sup> 單士釐（1856-1943）：《清閨秀藝文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約1928年打印本，原書無扉頁，序跋及版權頁），卷1，頁45。案此書得臧健教授協助，方可得一複本參考，謹此致謝。案《清閨秀藝文略》之打印本大抵是從原刊處《浙江省立圖書館學報》（1927）抽出改訂，後來單士釐曾手抄多部，每部略有不同，頗難考究。詳參黃湘金：〈南國女子皆能詩——《清閨秀藝文略》評介〉，《文學遺產》，2008年1期（2008年1月），頁94-104。

<sup>28</sup> 本文所採用之陳爾士生卒年分乃根據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1194）。查實《聽松樓遺稿》亦有內證。董祐誠〈序〉明言陳氏「以道光元年六月二日卒於京師，年三十有七」（頁1下）。道光元年即1821年，以虛齡三十七計算，可上推陳氏生於1875年。柯愈春說大概本此。案王力堅《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列陳氏生卒年為1783?-1820?（頁185），恐誤。

<sup>29</sup> 惲珠（1771-1833）：《國朝閨秀正始集》（道光辛卯〔1831〕紅香館藏板），卷19，頁8上-10上；徐乃昌：《閨秀詞鈔》（宣統元年〔1909〕小檀樂室刻本），卷14，頁5上-7下；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7，頁20下-21上；沈善寶（1808-1862）：《名媛詩話》（據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鴻雪樓刻本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第1706冊），卷5，頁5下-9下；徐世昌（1858-1939）：《晚晴簃詩匯》（北京：中國書店影印退耕堂民國十七年〔1928〕雕版，1988年），卷185，〈閨秀〉3，頁624-625；雷瑒、雷城：《閨秀詩話》（上海：掃葉山房，1929年），卷12，頁12下；《清詩紀事》，第22冊，〈列女等卷〉，頁15849-15850。案上文所列沈善寶之生卒，係方秀潔根據顧太清（1799-1877）詩句所作考證，詳參其“Writing Self and Writing Lives: Shen Shanbao's (1808-1862) Gendered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vol. 2, no. 2 (2000), pp. 259-303. 案方秀潔較早時曾以1807為沈善寶之生年，見其“Shen Shan-pao,” in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et al. (eds.),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Vol. I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38. 今從方秀潔後說（1808）。又張宏生亦嘗據沈氏詩推算其生年為1808年，參其〈才名焦慮與性別意識——從沈善寶看明清女詩人的文學活動〉，見氏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823及841。近年有關沈善寶之研究均以1808為其生年，詳參聶欣昤：〈清代女詩家沈善寶研究〉（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鍾慧玲：〈清代女作家沈善寶年譜前篇〉《東海中文學報》，19期（2007年7月），頁195-238。

<sup>30</sup> 《聽松樓遺稿》，〈附錄〉，頁4上。

<sup>31</sup> 陳爾士：〈《聽松樓女訓》序〉，見《聽松樓遺稿》，卷2，頁1上-2上。

<sup>32</sup> 陳爾士：〈《婦職集編》序〉，同上，頁2上下。

作者又輯有《歷代后妃表》，書成後有長詩詠歎<sup>33</sup>。至於《清異三錄》之寫成，乃因「良人（錢儀吉）嗜古成癖，博尋異書」，致作者「時拔筭珥以濟其直」，遂「於涉獵之餘，掇其英華」而成<sup>34</sup>。由於陳氏著述多，而且不限吟詠，因此沈善寶《名媛詩話》除指陳氏詩筆「靜氣迎人之外」，更譽陳氏為「一代女宗」，稱其「闡發經旨，洋洋灑灑數萬言，婉解曲喻，援古誡今，嘉惠後學不少」；且認為《婦職集》、《歷代后妃表》「兩書必然大觀」，「惜未得讀耳」，引為憾事<sup>35</sup>。

《聽松樓遺稿》由錢保惠哀集，卷前有金孝維、王照圓（1763-1852）兩女史及董祐誠序<sup>36</sup>。集中附有錢儀吉憶舊、悼念詩篇十數首，其中提到「教養肫然萃一堂，癡兒駭女漫成行。啼號痛癢時無定，環繞詩書課有常」<sup>37</sup>，具體寫出陳氏在世時恒以詩書課子的情形。據陳氏自述，錢儀吉於嘉慶己巳（十四年，1809）「改官戶曹逮」，迎養母親於京時，她亦「隨侍」左右。到後來姑歿，「良人奉櫬歸里」，陳氏則「率兒女留京師」<sup>38</sup>，專責課讀。金孝維在為姪婦陳爾士遺稿寫的序文中也提到當時「保惠方學為文，力不能延師，恭人為之講貫經傳」<sup>39</sup>。由此可見，〈授經偶筆〉大抵是陳氏督課子女之作。

〈授經偶筆〉佔去《聽松樓遺稿》整卷篇幅，共十四葉，散論《易》、《詩》、《禮記》、《論語》及宋儒若干有關人倫道德之說。通卷所言，乃是對傳統道德是非之捍衛，並提醒子女應當慎戒之事。例如論〈周南·葛覃〉一詩，採舊說謂后妃自述「躬行節儉、專意女功」之志，並勉勵女兒說：

「願汝曹志之，志其驕吝，習於勤儉。彼天子諸侯之妃猶不敢不勉，況於凡庶之人乎。」<sup>40</sup>

<sup>33</sup> 陳爾士：〈輯《歷代后妃表》成詩以落之〉，同上，卷4，頁10上-11下。案陳芸《小黛軒論詩詩》有「遺稿聽松樓上讀，后妃列表自輝煌」句，詠陳爾士詩（宣統三年〔1911〕福州陳氏刻本，卷上，頁26上下）。

<sup>34</sup> 陳爾士：〈題《清異三錄》〉，《聽松樓遺稿》，卷2，頁16上下。

<sup>35</sup> 沈善寶：《名媛詩話》，卷5，頁8下-9上。案杜聯誥（1902-1994）稱陳爾士為一位有教養的婦人（a cultivated woman），亦近似沈善寶的觀點。參 Tu Lien-chè, "Ch'ien I-chi," in Arthur 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p. 151.

<sup>36</sup> 見《聽松樓遺稿》卷首數葉。案是集所輯陳氏家書，亦有不少課訓子女的內容，參看王力堅之分析，見其《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頁185-188。

<sup>37</sup> 錢儀吉：〈重寫哀四首〉，見《聽松樓遺稿·附詩》，頁2上。

<sup>38</sup> 同註31，頁1下。

<sup>39</sup> 金孝維〈序〉，見《聽松樓遺稿》卷首，頁1上。

<sup>40</sup> 〈授經偶筆〉，見《聽松樓遺稿》，卷1，頁3下。

又如論〈召南·采芣〉一詩，亦向後輩憶述其個人經歷和感受說：

「爾士嘗侍先姑戚太恭人之奉祭祀也，蠲其祭器，薦以時物，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誦立不怠，不言不笑，當暑不簦，進退之節，咸如禮經。其後雖羸病連年，每於祀日，猶無惰容。……謹述大畧，冀諸女是則是傲焉。」<sup>41</sup>

作者又以「慎言」為《論語》「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一說釋義，指出「人家不和睦，皆由於婢媼之多口」；而「尼媪媒卜賣珠鬻繪之媼」搬弄是非，亦「足以敗家亡身」，所以「必當痛絕」，拒諸門外。作者更訓示「他日我婦我女，當恪守此戒」，不得「稍弛」<sup>42</sup>。

以上幾則都是作者訓誡女兒的說話，但〈授經偶筆〉原非只為女兒而作，卷中亦有同時訓勉子女的話。例如論〈大雅·板之三章〉時鋪述「詢于芻蕘」之義，就順便提醒子女說：

「每見汝曹遇事，懵然未嘗求問，率意徑行，過不自知，是可憂也。」<sup>43</sup>

再如論程頤（1033-1107）〈言箴〉，指其「發明親切，讀者所當詳玩」，又謂「傷易傷煩，凡人無日不蹈此咎，在己則躁妄，在事則違忤」，故「我與汝曹當共戒之」<sup>44</sup>。以上數則訓課子女兼與共勉之語，益證〈授經偶筆〉一卷，係為子女而作。

## （二）高芳雲《訓子語》

是書附於作者《形短集》後<sup>45</sup>，著錄於《項城縣志》、《晚晴簃詩匯》、《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人別集總目》、《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等<sup>46</sup>。

<sup>41</sup> 同上，頁3下—4上。

<sup>42</sup> 同上，頁13上。

<sup>43</sup> 同上，頁6下—7上。

<sup>44</sup> 同上，頁13下。案程子原文作「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四箴·言箴〉，見《河南程氏文集》〔《二程集》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8，頁589）。

<sup>45</sup> 題前布老人：《形短集（附訓子語）》（光緒丁丑〔1877〕廣州府署刻本）。筆者所用乃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該書扉頁即註明「附訓子語」。案論者或有不察，竟忽視《訓子語》實附於《形短集》後之事實，而誤稱《訓子語》另外刊行（Wong Yin Lee, "Gao Fangyun," i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Period, 1644-1911*, p.46）。

<sup>46</sup> 參閱張鑣芳修：《項城縣志》（宣統三年〔1911〕重修本；收入沈雲龍編《袁世凱史料彙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卷11，〈藝文志〉，「荆布老人形短集訓子語附」，頁32下—36上。案《項城縣志》又輯錄高氏詩作多首，冠於「閨閣詩」部分，參卷21，〈麗藻志〉10，頁30下—33下。另參《晚晴簃詩匯》，卷186，〈閨秀〉4，頁639-640；《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7，頁499；李靈年、楊忠：《清人別集總目》，



有光緒三年（1877）廣州府署刻本（丁丑本）、1931年上海文明書局重印本（辛未本），國內多所圖書館有藏，另有199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蕭士棟等校注排印本，流傳更廣<sup>47</sup>。

《彤短集》的作者高芳雲（約1784-1860）<sup>48</sup>，字梅閣，晚號荊布老人，河南項城人。父高玉麟為「邑貢生贈文林郎」，兄弟中頗有進士、貢生、監生、舉人等，故有謂其家乃「詩禮世族」<sup>49</sup>。年二十二歸張氏，孝事舅姑。高氏一生曾誕下五名子女，其中一女二子皆早死，季女活到二十多歲，幼子張安雅（1824-1892）<sup>50</sup>是在高氏「買妾王氏，後生子博雅」之後才出生的。其後王氏卒，高氏遂全力撫育博雅、安雅兄弟及王氏所生二女，視為己出<sup>51</sup>。

高氏詩嘗入選《晚晴簃詩匯》<sup>52</sup>。縱然《彤短集》數十首詩之中也有好幾首教子詩，如〈責子二首〉<sup>53</sup>、〈子安雅從學於外，寄至思親詩，余懼其懷歸廢學也，作詩箴之〉<sup>54</sup>、〈箴子二首〉<sup>55</sup>、〈示兒〉等<sup>56</sup>，但仍以詠物言志之作品為主<sup>57</sup>。不過，《彤短集》後所附《訓子語》，則是其子安雅「追念平日教誨之言，與臨終彌留之語，錄而集之」而成的，但求為「終身之藥石」，可以「旦夕展誦」<sup>58</sup>。因此，《彤短集》可以說是由兒子執筆追記的一部母親課子書。

頁1927；《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1180。

- <sup>47</sup> 有關國內圖書館收藏此書眾板本的情形，參看《清人別集總目》，頁1927。另參高芳雲著，蕭士棟等校注：《彤短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案根據中州古籍本後所附蕭士棟〈整理《彤短集》後記〉，《彤短集》「在河南尤其豫東地區傳播甚廣。舊時私塾多以《彤短集》為補充讀物，教童子吟誦。如今豫東地區六十歲上下的讀書人尚能背誦高梅閣的詩，上歲數的不識字的市民於聊天時，也常常議及荊布老人能詩、善書、工畫。其影響之深遠由此可見」（頁91）。
- <sup>48</sup> 案上註引中州古籍版《彤短集》卷前有蕭士棟、涂自勤〈序言〉，指高芳雲「生於清高宗乾隆四十八年（1783），卒於清文宗咸豐十年（1860）」（見頁1）。至於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則說高氏「生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卒於咸豐十年（1860）」（頁1180）。案高氏實卒於咸豐十年十一月十日（1860年12月28日），據其子張安雅所撰傳，高氏「享年七十有七」，見丁丑本《彤短集》卷首，頁5上。這處「享年」一般是指虛齡，故推算高氏生年，大概以柯愈春說較可信。蕭、涂之謬，卻為時人所襲，如司峻、袁倫中：〈抗世蔑俗的晚清女詩人高梅閣〉，《中州今古》，1994年2期（1994年3月），頁12-14。
- <sup>49</sup> 見張安雅所述高氏行實，見丁丑本《彤短集》卷首，頁3上。
- <sup>50</sup> 案《清人別集總目》謂張安雅生卒為1823-1892（見頁1927）。惟據張安雅自述：「……安雅適生。是歲道光四年甲申（1824），先妣年四十。」（《彤短集》卷首，頁4上）是故張安雅應生於1824年，而非1823年。
- <sup>51</sup> 同註49，頁4上。
- <sup>52</sup> 《晚晴簃詩匯》，卷186，〈閨秀〉4，頁639-640。
- <sup>53</sup> 丁丑本《彤短集》，頁15下-16上。
- <sup>54</sup> 同上，頁17上下。
- <sup>55</sup> 同上，頁21上。
- <sup>56</sup> 同上，頁22上。
- <sup>57</sup> 參凌毅：〈荊布老人詠物詩〉，《南薰藝文》，1990年11月號，版3。
- <sup>58</sup> 見丁丑本《訓子語》卷後張安雅識語，頁33下。

《訓子語》共五十二則<sup>59</sup>，全係高氏平日以至臨終前訓誡兒子的說話，內容包括人生哲理以及為學處世之道。從這五十多則訓語可見，高氏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人，她認為「學問實際，全在飲食言語、應事接物上」，所以要「知行並進」<sup>60</sup>；又認為「道理全在瑣屑俗事上」，「越是瑣屑淺近，越是難能」<sup>61</sup>。此外，高氏學宗儒家，尤好《論語》、小學，視佛老二氏為邪說，謂儒者「空廓灑脫」，而學佛老者則係「怕煩擾、辭憂患、欲享快活」之徒<sup>62</sup>。至於風水，高氏亦視之為術士惑眾之言<sup>63</sup>。高氏喜杜（甫，712-770）詩，並謂兒子雖「有意規摹」，無奈「氣味終薄，性情不似」<sup>64</sup>；至於華美詞章，只求悅人耳目，可以「巧言令色」視之<sup>65</sup>。高氏之耿介，復可見於對名分之堅持，她認為當世「庶人之妻，旌幃銘志，皆用贈待贈孺人等字」，是她「平日最恥」所為，還吩咐兒子在她身後「切不可從俗」，否則「在加者為誣，在受者為僭」<sup>66</sup>。

綜觀全書，可以見得高氏是一個問心無愧、盡心教子，並由於「恨鐵不成鋼」而對兒子嚴厲督責的母親。高氏自言年屆四十「自分無子，幸而有子」，所以在「喜出望外」之餘，立志「身自教汝，不敢使就外傳」。高氏覺得兒子「氣質本粗躁」、「性情不好」，所以自幼「捱打罰跪」，正是因為母親「愛之深則望之切」，故「督責不得不嚴」<sup>67</sup>。此外，高氏又曾以「自恃穎悟」、「好高鶩遠」、「心放可知」、「悠悠忽忽」等詞語批評兒子為人<sup>68</sup>，並指出姪兒高欽中（即兒子表兄）從前在信中反省自身所欠缺之「卑邇」、「中庸」、「自修」，其實也正是兒子之「病」<sup>69</sup>。

值得注意的是，高氏在訓誡兒子的過程中，曾三番四次刻意將自己和兒子

<sup>59</sup> 案前引中州古籍本《形短集》卷首蕭、涂〈序言〉，謂「《形短集》詩後的訓子語，是張安雅追念母親平日教誨之言及臨終彌留之語，錄而集之三十八條，名曰《訓子語》。」（見頁5）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則說「《訓子語》五十二則」（頁1180）。今據原書點數，知柯說正確；蕭、涂說有誤。

<sup>60</sup> 丁丑本《訓子語》，頁25下-26上。

<sup>61</sup> 同上，頁22下。

<sup>62</sup> 同上，頁28下。

<sup>63</sup> 同上，頁30下。

<sup>64</sup> 同上，頁27上。

<sup>65</sup> 同上。

<sup>66</sup> 同上，頁30下。

<sup>67</sup> 同上，頁23上。

<sup>68</sup> 同上，頁25下及29下。

<sup>69</sup> 同上，頁32上。

的性情與處事態度作出比較。她認為自己「性氣過剛，若不受些磨礱，難免不任性使氣」；幸好「數十年戒慎恐懼，當時未免委屈，過後才知享受」。至於兒子，高氏卻直指其「自來未受過艱苦」，因此「心矜氣浮」<sup>70</sup>。才華方面，高氏稱兒子「才思穎悟，我所不及」，不過她又強調在「真實用功，不為物誘所奪」方面，恐怕兒子「終身學我不到」<sup>71</sup>。高氏又表示，她「遇事先思其難」，而兒子剛好相反，「遇事先思其易」<sup>72</sup>；她「平生常自視不足」，兒子則「平生常自視有餘」；她「說話惟恐太過」，兒子則「說話惟恐不透」，因此斷難「免多言之失」。待兒子「到訥訥不敢出口時，自然回思我的話好」<sup>73</sup>。高氏「年逾七十」時，自言「日間雖極疲倦，未嘗盡寢」，但當她目睹兒子「晝寢為常」時，就痛斥說「無論進德修業，亦豈成家氣象！」<sup>74</sup>到高氏「年近八十」時，回顧平生，「自知無謀生之才，所以惟仗拙儉省；自知無頓悟之才，所以惟仗死功夫」，猶牽念疾篤於兒子「既無耐性，又怕受苦」<sup>75</sup>。高氏對兒子的態度，可用以下說話概括：

「我與汝性情志向，件件相反，似乎可以互相救濟。然日夜講說數十年，終竟我還是我，汝還是汝。」<sup>76</sup>

整體來說，高氏雖然自稱平生教子「無憾於心」<sup>77</sup>，但這恐怕是從母親付出的角度來衡量的；對於張安雅這個「成果」，大抵高氏並不甚滿意，但亦無可奈何。

### （三）屈鳳竹《治家要義》

是書著錄於《廣東女子藝文考》及《歷代婦女著作考》<sup>78</sup>，有民國十七年（1928）刊本及民國二十年（1931）鄔慶時（1882-1968）輯《鄔家初集》

<sup>70</sup> 同上，頁24下。

<sup>71</sup> 同上，頁25上。

<sup>72</sup> 同上，頁26下。

<sup>73</sup> 同上，頁26下-27上。

<sup>74</sup> 同上，頁28下-29上。

<sup>75</sup> 同上，頁30上。

<sup>76</sup> 同上，頁27上。案高氏這番說話，令人聯想起從前曼素恩（Susan Mann）曾以「盛氣式的訓導」（overbearing tutelage）來形容另一位清代詩人母親對兒子的教誨（*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p. 104）。這種形容，同樣適用於高氏身上。

<sup>77</sup> 同上，頁23下。

<sup>78</sup> 洗玉清（1895-1965）：《廣東女子藝文考》（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年），〈子部〉，頁8；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附編〉，頁823。案洗著及胡著均將書名誤作《治家要議》。

本，後者中國國家圖書館藏<sup>79</sup>。

作者屈鳳竹（約 1885-1926），番禺人，屈應丁女，鄔寶珍妻，少寡，守節撫孤，「自奉薄而待人厚」<sup>80</sup>。詩作選入袁祖光《綠天香雪簃》<sup>81</sup>。

《治家要義》卷前有作者姪兒屈向邦〈序〉；另有〈壽序〉，由「誥授資政大夫恩賞福字四品銜法部舉叙司員外郎前典獄司司長姻再姪梁廣照」撰；又有汪鳳翔〈評論〉一篇；卷末書「男鄔慶時（白堅）、鄔慶榮（谷堂）校刊」。<sup>82</sup>其中屈序提到「伯健兄丁母艱」，遂「於其母棄養後第一次誕辰刊《治家要義》一卷，以誌永念」，並謂「此卷不獨傳家之寶，且可公諸世」<sup>83</sup>。

《治家要義》篇幅甚短，只有三葉，卷首開宗明義交代寫作原委說：

「汝父歿後，余以一身侍奉翁姑，教養汝等。幸邀天眷，得不隕越。至於今日，難關已過。揆諸循環之理，自必否極泰來，但處順境必忘處逆境之時，尤勿忘避逆境之道。余今告汝等以治家要義，汝等其諦聽之！」<sup>84</sup>

嚴慈相濟的母親形象，躍然紙上。是以《治家要義》一書，實係作者欲以「避逆境之道」這類人生體驗傳授下一代而作。全書詳述「不賒」、「不借」、「不貪」、「不謀」之道。作者詳論賒貸之人，終將「典揭當押」，致「避債無臺」。由於作者深知「賒之爲害烈」，故「數十年來力持不賒主義」，終可「優游卒歲」<sup>85</sup>。作者又言「借必有息」，「有借則必有還，又必速還」，所以無止境借財，「實與自殺無異」<sup>86</sup>。此外，「貪必損人」，造成「抗爭」和「怨毒」，結果「得不償失」<sup>87</sup>。至於「不謀」，乃指安於本分，「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如「日事謀奪，謀之未必可得，即得亦必不能享，徒費幾許精神

<sup>79</sup> 見鄔慶時輯《鄔家初集》（廣州鄔氏匯印，1931年），其中屈鳳竹《治家要義》題民國十七年六月校刊，可見民國二十年本係重印民國十七年本。案鄔慶時爲屈鳳竹長子，有著述傳世，如《孝經通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龍門縣志》（招念慈修，鄔慶時等纂；廣州：漢元樓，1936年）、《窮忙小記，南村草堂筆記·聽雨樓隨筆》（收入《筆記五編》；台北：廣文書局，1976年）、《屈大均年譜》（鄔慶時著，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

<sup>80</sup> 見《治家要義》卷首梁廣照（1877-1955）〈壽序〉，頁1下。

<sup>81</sup> 筆者未見《綠天香雪簃》詩話，此處據沈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子部〉，頁8。

<sup>82</sup> 《治家要義》，頁3下。

<sup>83</sup> 見《治家要義》卷首屈向邦〈序〉，頁2上。

<sup>84</sup> 《治家要義》，頁1上。

<sup>85</sup> 同上，頁1下。

<sup>86</sup> 同上，頁2上。

<sup>87</sup> 同上，頁2下。

而已」<sup>88</sup>。

分論「四不」之後，作者又總結指出「不賒不借，不貪不謀八字，質言之亦勤儉二字而已」。「不賒不借」的歸宿在於「儉」，「不貪不謀」的歸宿在於「勤」。如果能做到「既儉且勤」，就「家自日起」了，所以作者即以「汝輩治家勉之可也」作結<sup>89</sup>。

汪鳳翔在〈評論〉部分對《治家要義》一書之「四大綱」表示極度欽佩和認同，更提議「該編應定為女校家政學之課本，乃不負諄諄化俗之苦心」<sup>90</sup>，可謂推崇備至。

### 三、清代女性課子書選介：以詩歌吟詠誘導人生

#### （一）陳瑞輝《熊丸集》

是書著錄於《清閨秀藝文略》、《歷代婦女著作考》及《清人別集總目》<sup>91</sup>，有嘉慶九年（1804）敦本堂刊本及抄本，溫州市圖書館藏<sup>92</sup>。

作者陳瑞輝，字蕉窗，浙江永嘉人，張曾室，通判張泰青母。是書卷末題「男泰青、衡青；孫學銓、學斌、學錦、學崧校訂」，可見有子二人<sup>93</sup>。集中有「君歸泉下雙安樂，妾寄人間獨隱憂」句，原注「外氏前娶徐氏」<sup>94</sup>，故陳氏似係繼室。自序記載陳氏少習韻語；及笄，母親訓以女紅、中饋，致「無暇事筆硯」；婚後偶為詩句，「質諸夫子，並錄呈舅」，舅即訓以「女子讀書，欲其識理義，養性情，韻語浮華無益也」等。序文又提到當舅、夫、姑相繼謝世後，「萱堂月冷，蕙室風寒」，「兒輩思慰余心，日作詩請改」，陳氏遂有感於詩可以「抒寫性情」，又可「排遣愁悶」，於是決定將「悲苦淒其之況」形於筆墨，「使兒輩知余之苦心，或能奮志於學，成名以光大前人」。自序由陳氏親書於「嘉慶甲子臘月朔日」，謂是歲長子泰青「領鄉薦歸」，乃「固請

<sup>88</sup> 同上，頁3上。

<sup>89</sup> 同上，頁3下。

<sup>90</sup> 見《治家要義》書前汪鳳翔〈評論〉，頁1下。

<sup>91</sup> 筆者所見為溫州市圖書館藏嘉慶九年敦本堂刊本。承該館信息諮詢部主任嚴海帆君提供全書掃描，特此致謝。至於抄本亦係該館所藏，見該館網上目錄（<http://opac.wzlib.cn>）。

<sup>92</sup> 見《熊丸集》，頁27下。案《國朝閩秀正始集》選陳氏詩兩首，小傳云「蕉窗早寡，親課二子，俱成名」（卷15，頁22上下）。又案陳芸《小黛軒論詩詩》有「腸斷熊丸松雪軒」句，原註稱熊丸指陳瑞輝《熊丸集》，見卷下，頁31下。

<sup>93</sup> 陳瑞輝：〈相見〉，《熊丸集》，頁11上下。

以篋中所藏付梓」，陳氏遂「從其請並自述其顛末」<sup>95</sup>。

集名熊丸，係用宋人柳仲郢母韓氏「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嚼以助勤」一典<sup>96</sup>。全集不分卷，有詩數十篇。除詠物、寫景、抒情、悼亡外，亦有與夫君、弟妹等唱和之作。此外，提及對兒子的期望或教子所感的有七首，而直接寫給兒子的詩則有四首。

〈教子讀書有感〉一詩，寫作者在月下「一燈耿耿課幽齋」的「愁懷悶緒」，以及「家有書聲便自佳」的自我排解<sup>97</sup>。〈獨坐〉一詩，寫親人夫君相繼離去，自憐「殘月半窗消永夜，孤燈一點伴餘年」，而以「願期兒輩詞源注，選中青錢慰九泉」作為寄託<sup>98</sup>。〈哭夫〉、〈君去〉、〈修短〉及〈永別〉均為作者思念亡夫之作，其中「母老又兼嗣子弱」<sup>99</sup>、「青箱有子紹箕裘」<sup>100</sup>、「撫摩有子守青編」、「撫摩幼子誦遺箴」<sup>101</sup>諸句，曲盡寡婦心聲。〈口占二首〉有「但存方寸公平地，好為兒孫燕翼謀」句<sup>102</sup>，係作者以行善積德、貽福子孫自勉。

至於作者寫給兒子的詩，〈泰青中式後口占示之〉一詩云：

「（其一）雖是秋風得意還，莫將故態逞癡頑。功夫不廢芸窗下，姓氏期登蕊榜間。桂子一枝看已折，杏花三月更思攀。春來衣錦榮歸里，祖父泉臺亦解顏。（其二）甌東冀北四千里，朝夕時懸望子心。去日綠梅初逗蕊，而今紅杏已成林。一飛願作沖天鳥，百煉當思在冶金。來歲瓊林如得宴，好看雙騎送佳音。」<sup>103</sup>

作者一方面緬懷過去朝夕牽掛兒子的歲月，另一方面又慶幸兒子衣錦還鄉、光宗耀祖。兩首七律強烈地滲透著為人母者對兒子的激勵和訓勉，告誡對方切勿再作癡頑故態，並期望他繼續努力、一飛沖天，再送佳音。

<sup>95</sup> 見《熊丸集》書前〈自序〉，頁1上-2下。

<sup>96</sup> 事見歐陽修（1007-1072）、宋祁（996-1061）：《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163，〈列傳〉88，〈柳仲郢〉，頁5023。

<sup>97</sup> 見《熊丸集》，頁9上。

<sup>98</sup> 同上，頁9上。

<sup>99</sup> 同上，頁12下。

<sup>100</sup> 同上，頁9下-10上。

<sup>101</sup> 同上，頁10上及11上。

<sup>102</sup> 同上，頁15下。

<sup>103</sup> 同上，頁15下-16上。

〈寄子〉一篇，有五律及七律各一：

「（其一）青春不相借，白髮日以多。庭樹隔萱草，兒離奈母何。兒行千里程，母心千里逐。惟願得名，老景受福祿。（其二）盥手焚香大士前，誠心默祝保延年。楊枝暗灑芝蘭茂，舍利光分花萼妍。歷歷寒風羈北地，行行秋雁轉南天。白雲之下饒鄉思，應與余情一樣牽。」<sup>104</sup>

首尾均係寫離情思緒，顯然是母子分隔兩地時的作品。母親望子成龍的心態，昭然若示。

〈元日口占示兒〉一詩云：

「碧霄□□透窗紗，博得人稱積善家。一刻千金須努力，春風都折上林花。」<sup>105</sup>

〈寄子（和原韻）〉又云：

「莫慶工夫玩物華，六鰲海上待長義。日間勤課鉤元帙，夜永頻傾覓句茶。夏屋聞添金石友，秋香願折廣寒家。書成已是寅初刻，起望窗前月影斜。」<sup>106</sup>

兩作均致力督促兒子努力進取。第二首係和作，但未附兒子原作，與集中和外、和妹諸篇多附原韻的情形有所不同<sup>107</sup>。

整體而言，是集以熊丸命名，可見在作者心目中，課子是全書最重要的主題。雖然集中有不少與課子主題無關的遣興排緒之作，但集名熊丸，倒深切地呈現了作者的價值取向。

## （二）朱澄《荻廬詩鈔》

是書著錄於《嘉善縣志》、《兩浙輜軒續錄》、《歷代婦女著作考》及《清人別集總目》、《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等<sup>108</sup>，有道光刻本，上海圖書館及

<sup>104</sup> 同上，頁 20 下。

<sup>105</sup> 同上，頁 26 上。

<sup>106</sup> 同上，頁 26 下-27 上。

<sup>107</sup> 如集中〈中元次外韻〉（頁 6 下-7 上）、〈秋夜次外韻〉（頁 7 上）、〈午後即事次外韻〉（頁 7 上下）、〈春陰次五妹韻〉（頁 15 下）等。

<sup>108</sup> 江峰青修，顧福仁纂：《光緒重修嘉善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 19》；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成都：巴蜀書社，1993 年），卷 30，〈藝文志〉1，〈書籍〉，頁 26 上；《兩浙輜軒續錄》，卷 52，頁 34 下-36 上；《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2，頁 283；《清人別集總目》，頁 413；《清

廣東中山圖書館藏<sup>109</sup>。

作者朱澄，字聽秋，號荻庵，浙江嘉善人，祖父朱一蜚（1702-1755）官至直隸總督，夫金持衡早亡，子金韻山任幕客<sup>110</sup>。《清代閩閣詩人徵略》有朱澄簡傳，有詩作入選《國朝閩秀正始集》、《嘉善縣志》及《閩秀詩話》等<sup>111</sup>。

《荻廬詩鈔》卷首「目錄」記全集有「序跋、題詞、古今體詩一百四十四首、未校續刊初集、二集、《袁浦盟鷗集》、《稼園消寒集》」<sup>112</sup>。惟據上海圖書館所藏本，則只有序跋、題詞古今體詩百餘首而已。或曰朱澄除荻廬外，另有室名曰問字廬<sup>113</sup>，並有《問字廬集》，未見傳<sup>114</sup>。

是集以荻廬命名，當取歐陽修（1007-1072）母鄭氏教子「以荻畫地學書」之意<sup>115</sup>。卷首有張嵩年、查奕照序，錢樾（1743-1815）跋，魏正錡、吳錫麒、黎世序（1773-1824）、郭馨（1767-1831）、周樽元、朱鎬昌、金尙銓、唐堦、錢清履、車持謙等人題詞。張序稱朱澄身兼才女、節婦、令母<sup>116</sup>；查序以「孟母斷杼」比擬朱氏教兒劬勞<sup>117</sup>；錢跋指其甥金韻山「襁褓孤露，秉承姥教」，「不負才人苦節」<sup>118</sup>，均著墨於朱氏之茹苦撫子。題詞之中，亦有表揚朱氏

---

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982。案陳芸《小黛軒論詩詩》有「桐移幽澹荻廬倉」句，據原註荻廬指朱澄《荻廬詩鈔》，見卷下，頁38上。

<sup>109</sup> 《清人別集總目》，頁413。筆者所見為上海圖書館藏本。

<sup>110</sup> 王昶（1725-1807）：〈湖北布政使朱君墓志銘〉，見其《春融堂集》（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嘉慶十二年〔1807〕塾南書舍刻本影印原書版；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第1438冊），卷53，頁15下-18上。另參《嘉善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嘉善縣志》（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第35編，〈人物·朱一蜚〉，頁1038-1039。

<sup>111</sup> 《清代閩閣詩人徵略》，卷9，頁11上下；《國朝閩秀正始集》，卷15，頁6上；《光緒重修嘉善縣志》，卷33，〈藝文志〉4，頁32上；《閩秀詩話》，卷2，頁10下。

<sup>112</sup> 見《荻廬詩鈔》（道光刻本），卷首〈目錄〉，頁1上。

<sup>113</sup> 見楊廷福、楊同甫：《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926。該書指朱澄別號「問字廬」和「荻廬」，但編者似乎忽略了朱澄是一位女性，因為書中慣例，凡女性人物必加以註明，但此處並無。又案《清人閩閣詩人徵略》、《歷代婦女著作考》及《清人別集總目》均指朱澄號「荻庵」，而《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及《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則指朱澄號「荻廬」。再案《荻廬詩鈔》卷中有〈問字廬分韻〉詩，分詠「秋枕」、「秋燈」，見頁14下。

<sup>114</sup> 此說據《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臺北中央圖書館藏《荻廬吟草》，不分卷次，稿本。此集不著撰人，當亦朱澄撰。又有《問字廬集》，今未見傳。」（頁982）然而，筆者查閱台灣國家圖書館（前名中央圖書館）網上目錄，並無朱氏《荻廬吟草》，見<http://aleweb.ncl.edu.tw>

<sup>115</sup> 歐陽修母鄭氏「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習。」事見脫脫（1314-1315）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319，〈列傳〉第78，〈歐陽修〉，頁10375。

<sup>116</sup> 見張嵩年〈序〉，頁3上。

<sup>117</sup> 見查奕照〈序〉，頁4上。案孟母斷杼教子事見劉向（前79-前8）編：《列女傳》（道光五年〔1825〕摹刊宋本），卷1，〈母儀傳〉，〈鄒孟軻母〉，頁11上-12下。

<sup>118</sup> 見錢樾〈跋〉，頁5上。



教子功德，如黎世序有「字兼殘荻畫」句<sup>119</sup>；周樽元有「教子成名母即師，荻蘆想見侍吟時」句<sup>120</sup>；姪金尚銓有「三遷教頻聽，五夜沉貧愁，兒癡學遠慮，母垂箴看習」句<sup>121</sup>；唐堦有「宣文（宣文君，283-？）遺緒」之比擬<sup>122</sup>；錢清履則有「卅年來滋味，茹荼苦，畫荻教，歐陽母」句<sup>123</sup>；車持謙題詞中亦有「畫荻勤劬、惜花憔悴」及「爭說當年慈母教」等句<sup>124</sup>。由此可見，是集以「荻蘆」名，撰序跋題詞者亦多借畫荻故事發揮，可謂互為呼應。

是集雖名荻蘆，但諸篇內容與兒子直接有關者並不多。其中〈登禹王臺用銓兒韻〉及〈與瘦香姪夜話用銓兒韻〉兩詩係用兒子原韻和作<sup>125</sup>。至於抒寫為母心情的句子有「丸熊我亦卅年情」<sup>126</sup>、「卜隣敢效三遷教」<sup>127</sup>、「子舍安居願食貧」等<sup>128</sup>。另有〈假賞秋江明府恒別墅消夏雜作〉共十四首，其中一首云：

「也曾燈火事寒氈，未得凌霄斂羽翰。漫道閒曹清俸薄，一經休使蠹魚餐。  
（原注：兒子公餘猶能理業。）」<sup>129</sup>

此詩記兒子公事清閒，有餘暇理業。

### （三）沈雲裳《小壺天課子草》

是書著錄於《清閨秀藝文略》、《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人別集總目》、《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等<sup>130</sup>，清鈔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sup>131</sup>。該本扉頁題

<sup>119</sup> 見〈題詞〉，頁6下-7上。

<sup>120</sup> 同上，頁7上。

<sup>121</sup> 同上，頁8上。

<sup>122</sup> 同上，頁8下。案宣文君為前秦女經學家，講經授徒，以才學垂名於後世。參看拙作〈前秦女經學家宣文君——兼論後世女教作品中宣文君形象之建立〉，載於鮑家麟：《中國婦女史論集六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4年），頁109-127。

<sup>123</sup> 同上，頁9上。

<sup>124</sup> 同上，頁9下。

<sup>125</sup> 《荻蘆詩鈔》，頁14上；頁28下-29上。

<sup>126</sup> 見〈題萱帷課孫圖為萬別駕（承紫）作〉，頁32下。

<sup>127</sup> 見〈盟鷗榭閒咏和韻〉，頁29上。

<sup>128</sup> 見〈元旦〉，頁26上。

<sup>129</sup> 見〈假賞秋江明府恒別墅消夏雜作〉，頁21上。

<sup>130</sup> 《清閨秀藝文略》，卷3，頁34；《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4，頁368；《清人別集總目》，頁1029；《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1594。

<sup>131</sup> 筆者所見係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清鈔本。筆者嘗通過敝校圖書館國際互借部向國圖索閱此書，無奈對方只願意以高價提供該書三分之一複印件，實無益於研究。後筆者得陳永明博士相助，輾轉得見全書，特此鳴謝。

《綠窗吟藁附壺天課子草》，目錄則題《小壺天課子草》<sup>132</sup>，故《清閨秀藝文略》及《歷代婦女著作考》均著錄此書曰《壺天課子草》<sup>133</sup>。

作者沈雲裳（案：《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誤作沈雲棠）<sup>134</sup>，字織卿，浙江山陰人。父沈龍文，衛輝通判；夫杜煦，舉人<sup>135</sup>。

《小壺天課子草》附於《綠窗吟藁》後，收詩數十首。書後另有詩餘及賦、箴若干，全書並無序跋。目錄末頁有陶濬宣題款，上書「光緒庚寅（1890）七月陶濬宣敬讀一周，時編輯《兩浙輶軒續錄》」<sup>136</sup>。

是集以詠物詩為主，如詠花、草、柳、竹、風、雨、煙、雪等。集名「課子」，大抵取教子吟詠之意。觀集中數篇詩題，可見作者課子足迹，如其中一詩題為：

「乙巳夏日納涼，芙蕖盛開，辰兒誦『翠蓋紅粧衣』之句。余因指連萼，令擬一物相似者。辰兒以為辛夷之稱木筆也，以其花發如筆也，且昔人筍筆之呼、蒲筆之詠，類皆取其形似。若唐人詩所云荷筆入文昌，則荷字作去聲讀，今請讀作平聲可乎？遂以荷筆荷蓋命題。詩既成，余亦喜，賦二律即用原韻。」

<sup>137</sup>

從詩題可見作者教子即物賦詩，並在兒子寫成詩句後再用原韻和作兩首。又如另一詩題：

「庚午十月之望，辰兒十齡初度。余因命賦采芹、攀桂、簪杏、調梅四詩，即冠禮三加之意也。因作此示之。」<sup>138</sup>

這四首示兒詩之中，策勵之意呼之欲出，其中「頭上青雲路不遐」、「勳業他年蔚國華」諸句，明顯地寄託了為人母者對兒子的深切期許。

〈夏夜納涼，與辰兒分詠四扇，得羽扇紈扇〉兩首<sup>139</sup>，則明顯地記錄了作者伴兒吟詠的生活情趣。母子分詠四扇，每人二扇，亦係古人常見之風雅。

<sup>132</sup> 該書卷首目錄標題分別有「《綠窗吟藁》詩目」、「《小壺天課子草》」、「《詩餘》」、「附」等四類。

<sup>133</sup> 《清閨秀藝文略》，卷3，頁34；《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4，頁368。

<sup>134</sup> 《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1594。

<sup>135</sup> 同註130。

<sup>136</sup> 見書首〈目錄〉之末。該書乃手鈔本，全冊均無頁數。

<sup>137</sup> 見《小壺天課子草》，第28首詩，無頁數（下同）。

<sup>138</sup> 《小壺天課子草》，第29—33首詩。

<sup>139</sup> 同上，第37首詩。

#### （四）張桂芬《家塾試帖課兒草》

是書附於張桂芬《風清香古軒詩鈔》後，扉頁題《風清香古軒詩鈔（試帖附）》，光緒刻本，南京圖書館藏，《歷代婦女著作考》著錄<sup>140</sup>。

作者張桂芬，字吟秋，仁和人，張潮女，諸生高時憲室，國子監典籍高杰及中部知縣高偉曾之母。簡傳及選詩收入《國朝杭郡詩三輯》及《兩浙輻軒續錄》<sup>141</sup>。是書卷首題「〔男〕杰、偉曾編」，卷末題「孫壻樊兆恩、沈祖頤；孫男如岱、如淵、如城同校字」。書首有光緒癸未（1883）沈鉉序，詳述是書付梓經過。沈乃高偉曾同年，早年與高偉曾「同試禮部」，即「知其詩教得力於慈訓者為多」，沈遂稱高母為「年伯母張太宜人」。數十年後，高、沈二人重逢，沈問及張氏詩已付梓否。高告以只存殘編，因「前遭兵燹」，文稿「已付劫灰」，所存者乃於「故廬荆榛」中拾獲者。高閱後謂「其古今體詩，佩實銜華，格律蒼老；試帖詩音韻和協，純任自然，誠閨閣中之詩伯」，讀其詩「令人肅然起敬」。沈遂「憇愚雋生（偉曾）授之手民」，此書始得傳世<sup>142</sup>。

《家塾試帖課兒草》收詩十二篇，包括〈秋後風光雨後山〉、〈玉顏人折路旁花〉、〈吹斷簷間積雨聲〉、〈呼吸湖光飲山綠〉、〈柳暗花明又一村〉、〈江上詩情為晚霞〉、〈兵氣銷為日月光〉、〈一渠新碧水添平〉、〈柳色黃金嫩〉、〈東風日煖聞吹笙〉、〈秋山如妝〉、〈鴻雁來〉等<sup>143</sup>，基本上是為兒子應試提供參考答案之作。

#### （五）伍淡如《餐鞠軒詩草》

是書著錄於《崑山胡氏懷琴室藏閨秀書目》、《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人別集總目》、《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等<sup>144</sup>，初刊年分不詳，目前能見者為光緒戊子（十四年，1888）重刊本，扉頁作《餐鞠軒遺稟》，楊峴題署。中

<sup>140</sup> 《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8，頁518。是書承南京大學圖書館史梅女士代為印得，謹此致謝。

<sup>141</sup> 丁申、丁丙（1832-1899）：《國朝杭郡詩三輯》（光緒十九年〔1893〕刊本），卷96，〈閨秀〉3，頁31下-33上；《兩浙輻軒續錄》，卷54，頁16上下。另陳芸《小黛軒論詩詩》有「香古風清寫澹真」句暨張桂芬簡傳，見卷下，頁27上。

<sup>142</sup> 詳見書前沈鉉〈序〉，頁1上-2上。

<sup>143</sup> 《家塾試帖課兒草》，附於《風清香古軒詩鈔》後，頁12上-15下。

<sup>144</sup> 胡文楷：《崑山胡氏懷琴室藏閨秀書目》（收入林夕編：《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總頁422；《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2，頁272；《清人別集總目》，頁465；《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1553。

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雲南圖書館等均藏<sup>145</sup>。

作者伍淡如（約 1820-1883）<sup>146</sup>，字晚香，雲南蒙自人，「雲南太和縣知縣伍熊炳之女、殉難江蘇陽湖縣知縣署奉賢縣知縣楊溥之妻、江蘇候補知縣兼襲雲騎尉楊文斌；己卯科舉人指分山東候補知縣楊文鼎、候選知州楊文駿之母」<sup>147</sup>。同治元年（1862），楊溥攝奉賢縣事，到任不及兩月，即「以擒捉游勇故，變起倉卒，遽被戕害」，伍氏「尋仇報復，磔罪人之屍，以祭以告，以雪其冤而慰其靈」<sup>148</sup>。伍氏在拜祭亡夫時曾許下「熊丸畫荻，孺子教以義方；貞靜幽閑，幼女訓以閨誠」的承諾<sup>149</sup>。所幸諸子成立，「或承蔭，或邀敘、或中副車」<sup>150</sup>。伍氏於光緒八年十二月病故保定，翌年直隸總督張樹聲（1824-1884）以其「敬侍翁姑、割臂療疾，洵屬至性過人」奏請旌表，光緒九年二月十一日（1883年3月19日）准奏<sup>151</sup>。

《餐鞠軒詩草》卷首有張樹聲奏稿，又有序文十六篇，最早寫於同治己巳（八年，1869），最晚寫於光緒十四年，橫跨十九年時間，撰者包括李鴻章（1823-1901）、丁壽昌（1818-1865）等。另有張澄「贊」二首、十八人「題詞」及四名女史「閨秀題辭」。伍氏〈自序〉寫於同治己巳，書末有李光煦及孫詒讓（1848-1908）跋。諸篇序文多述楊溥遇難事故，又頌揚伍氏撫孤成立、丸熊畫荻之苦，以及諸子仕宦科名能遂親志等。

《餐鞠軒詩草》不以課子名書，但內容以課子為第一主題。是故諸篇序跋題辭等均極其嘉揚作者課子之勤，如「一咏一款，無一毫閨閣氣而冰霜松筠訓子治家之義洋溢楮墨」<sup>152</sup>；「報夫惟教子，一卷付兒孫」<sup>153</sup>；「表忠傳信史，訓子戒求名」諸句等<sup>154</sup>。即使伍氏〈自序〉中，也明言此集為「課子」、「自

<sup>145</sup> 《清人別集總目》，頁 465。

<sup>146</sup> 《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謂伍淡如「生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卒於光緒十八年（1882）」（頁 1553），誤。首先光緒十八年就不是 1882，其次伍氏實卒於光緒八年十二月（詳註 151），即 1883 年 1 月 9 日或之後，因此伍氏卒年應作 1883，而非 1882。案伍淡如嘗被視為雲南十四位成就傑出的女詩人之一，參看王運生：〈雲南女詩人風貌〉，《昆明師範專科學校學報》，15 卷 2 期（1993 年 6 月），頁 66-68、81。

<sup>147</sup> 見《餐鞠軒詩草》（光緒戊子〔1888〕重刊本）書首〈直隸總督張宮保（樹聲）片奏〉，頁 1 上。

<sup>148</sup> 顧思賢〈序〉，見同上，〈序〉，頁 10 下。

<sup>149</sup> 伍淡如：〈祭〔夫〕文〉，附《餐鞠軒詩草》書末，頁 3 下。

<sup>150</sup> 李嘉端〈序〉，見《餐鞠軒詩草》，〈序〉，頁 1 下。

<sup>151</sup> 同註 147，頁 2 下。伍氏獲旌情況見世續（1853-1921）等修：《德宗景皇帝實錄》（《清實錄》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86 年），卷 159，「光緒九年二月癸戌」條，頁 241。

<sup>152</sup> 白菡〈序〉，見《餐鞠軒詩草》，〈序〉，頁 9 上。

<sup>153</sup> 潘鼎新題詞，見同上，〈題詞〉，頁 1 下。

<sup>154</sup> 黃彭年題詞，見同上，頁 3 上。

課」之紀錄。她說：

「……乃遭家不造，夫子見背，不得已篝鐙課讀，晝荻教書。課子之餘，即以自課。其中困苦艱辛、盡寓傷心之調，但詞句鄙俚，不足言詩。錄存數首，使後人讀之，亦知余一番苦心云爾。若以之問世，則吾豈敢！」<sup>155</sup>

換言之，集中篇什，可視為作者「課子」和「自課」之用，而存錄之旨，亦在使子孫知其艱辛。

《餐鞠軒詩草》正文篇幅不長，連同自序及附錄祭夫文只有十七葉，而序、跋、贊、題辭等竟有四十五葉之多。全集共收三十九詩題，其中與兒女有關的就有十七題，幾近半數，包括：〈秋夜紡車聲與讀書聲相答作示諸子〉<sup>156</sup>、〈夏日課子〉<sup>157</sup>、〈閱諸子詩文喜而勸之〉<sup>158</sup>、〈庚午夏四兒入都應京兆試臨行口占〉<sup>159</sup>、〈大兒奉李爵相邀赴蘇聽鼓作六絕句勸之〉<sup>160</sup>、〈榜後望四兒書不至口占〉<sup>161</sup>、〈四兒書來，言試卷已經房薦並邀堂備，迺以額滿見遺。作此慰之〉<sup>162</sup>、〈孟冬望四兒不歸〉<sup>163</sup>、〈辛未四五，兩兒游學金陵，館於陳子奉觀察處，未及半載，觀察遽卒，失意而歸，良可慨也〉<sup>164</sup>、〈閱大兒寄兩弟詩有感〉<sup>165</sup>、〈大兒為蘇茂才題《夢遊赤壁圖》偶成二絕〉<sup>166</sup>、〈大兒鼓琴為余排悶〉<sup>167</sup>、〈癸酉秋，四兒下第，流寓京師。今春就譚太守記室之聘，望至仲夏未歸〉<sup>168</sup>、〈四兒回家小住旬日即赴毘陵〉<sup>169</sup>、〈示兒輩〉<sup>170</sup>、〈六十生日自述示諸兒〉<sup>171</sup>和〈寄秀貞女〉<sup>172</sup>。

<sup>155</sup> 伍淡如〈自序〉，頁1上下。

<sup>156</sup> 《餐鞠軒詩草》，頁1下。

<sup>157</sup> 同上，頁4上。

<sup>158</sup> 同上。

<sup>159</sup> 同上，頁4下。

<sup>160</sup> 同上，頁4下—5上。

<sup>161</sup> 同上，頁6下。

<sup>162</sup> 同上。

<sup>163</sup> 同上，頁6下—7上。

<sup>164</sup> 同上，頁10上。

<sup>165</sup> 同上，頁10下。

<sup>166</sup> 同上，頁11下—12上。

<sup>167</sup> 同上，頁12上。

<sup>168</sup> 同上，頁12上下。

<sup>169</sup> 同上，頁12下。

<sup>170</sup> 同上。

<sup>171</sup> 同上，頁12下—13上。

<sup>172</sup> 同上，頁13上下。

以上各詩，處處洋溢着作者盼兒自立、望子成龍的心情。作者獨力支撐生計，所以說「詩書兒自勉，鹽米母能籌，應念高堂上，慈親已白頭」<sup>173</sup>，希望兒子體諒自己「晝荻敢云遵古訓，含丸聊以繼書香」<sup>174</sup>的劬勞，勉力讀書。對兒子成就的期許，作者表達得相當直接，好像「何日方教母願償」<sup>175</sup>、「望爾泥金報草堂」<sup>176</sup>、「盼兒衣錦早還鄉」<sup>177</sup>、「揚名及早慰萱堂」<sup>178</sup>、「顯親還勝祝期頤」<sup>179</sup>等句子，均流露出作者身為寡母的最大心願。誠然，功名可盼不易得，所以當作者面對兒子落第或失意官場，也會以「從古功名原是夢，莫將成敗論英豪」<sup>180</sup>、「但願歸來聊戲彩，讀書何必定求名」<sup>181</sup>之類句子相勸。兒女成家立室，「而今長大各東西」<sup>182</sup>，作為母親自然多所感觸，因此有「添我思兒淚幾行」<sup>183</sup>、「八載思兒淚未乾」<sup>184</sup>的慨嘆，也有「好整歸鞭慰慈母」<sup>185</sup>、「介壽同堂笑語齊」<sup>186</sup>的期望。

其實，女作家詩集之中，經常有課子篇什，絕不稀奇。其中以課子主題命名的著作，如上文所提到的《熊丸集》、《荻廬詩鈔》、《小壺天課子草》、《家塾試帖課兒草》等，固顯而易知其內容。至於這本《餐鞠軒詩草》雖不以課子名集，但無論自序或他人序跋、題辭都幾乎一致強調該集係用以訓子治家，內容亦以課子詩為主，這才是較為特別之處。

## 四、其他女性課子書撷拾

除上述數種課子著述外，就諸種書目所錄，尚有若干未見者，或存或佚。因筆者暫未得見，姑備條目如下，俟他日再為續補。

- 
- 173 同註 156。
  - 174 同註 158。
  - 175 同上。
  - 176 同上。
  - 177 同註 159。
  - 178 同註 170。
  - 179 同註 171。
  - 180 同註 166。
  - 181 同註 162。
  - 182 同註 171。
  - 183 同註 165。
  - 184 同註 172。
  - 185 同註 163。
  - 186 同註 171。

## (甲) 以庭訓格言傳授道德

1. 方子耀（1673?-1744）《寒香閣訓子說》，道光十八年（1838）六世孫穎昌刊本，《桐城耆舊傳》、《歷代婦女著作考》、《中華婦女文獻縱覽》著錄<sup>187</sup>。方氏安徽桐城人，都御史方子昭長女，孫武公妻。据云是書凡三千餘言<sup>188</sup>。
2. 陸佩珍《北堂日訓》，《清閨秀藝文略》及《中華婦女文獻縱覽》著錄<sup>189</sup>。陸佩珍字雙宜，江蘇昭文人，程瑞楷室<sup>190</sup>。
3. 陳氏《家訓》，《清閨秀藝文略》、《歷代婦女著作考》著錄<sup>191</sup>。陳氏浙江海寧人，直隸州州同朱蓀室<sup>192</sup>。
4. 陳氏《遺訓》，《清閨秀藝文略》、《歷代婦女著作考》著錄<sup>193</sup>。陳氏浙江海寧人，建德教諭朱自恒室<sup>194</sup>。
5. 洪氏《家訓》，《歷代婦女著作考》著錄<sup>195</sup>。洪氏浙江餘姚人，伍焄室<sup>196</sup>。
6. 張氏《遺訓》，《山東通志》、《冠縣志》、《歷代婦女著作考》著錄<sup>197</sup>。張氏山東冠縣人，同邑潘維城室。年九十終，遺言由子孫手錄垂為家範<sup>198</sup>。
7. 田氏《敬和堂筆訓》，《長樂縣志》、《歷代婦女著作考》著錄<sup>199</sup>。田氏福建長樂人，舉人陳時夏室。是書為作者自述與夫論學語，以授其子<sup>200</sup>。

<sup>187</sup> 《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1，頁222；馬其昶（1855-1930）：《桐城耆舊傳》（合肥：黃山書社，1990年），卷12，〈孫恭人傳〉第6，頁459-460；齊文穎：《中華婦女文獻縱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47。

<sup>188</sup> 參上註引《桐城耆舊傳》。案祖曉敏〈清代桐城女性文學創作的文化內涵〉（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一文對桐城方氏名媛有專題研究，可參考。

<sup>189</sup> 《清閨秀藝文略》，卷5，頁4；《中華婦女文獻縱覽》，頁52。案後者稱陸佩珍《綉閣哀音·北堂日訓》一卷，上海圖書館藏。然筆者利用上海圖書館之網上目錄，並未查得此書，待考。

<sup>190</sup> 據上註引《清閨秀藝文略》說。

<sup>191</sup> 《清閨秀藝文略》，卷1，頁49；《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9，頁607。

<sup>192</sup> 《清閨秀藝文略》，卷1，頁49；《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9，頁608。

<sup>193</sup> 《清閨秀藝文略》，卷1，頁49。

<sup>194</sup> 同上。

<sup>195</sup> 《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6，頁436。

<sup>197</sup> 孫葆田等修：《山東通志》（據民國四年〔1915〕重印本景印；台北：華文書局，1969年），卷191，〈人物志〉第11，〈國朝列女〉，頁5687；《冠縣志》（《故宮珍本叢刊·山東府州縣志2》；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卷8，〈人物志〉下，〈列女〉，頁309；《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8，頁535。

<sup>198</sup> 參上註引《冠縣志》。

<sup>199</sup> 李駒主纂、長樂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整理：《長樂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卷29下，〈列女〉下，頁1244-1245；《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2，頁268。

<sup>200</sup> 見上註引《長樂縣志》。

## (乙) 以詩歌吟詠誘導人生

8. 鮑存軾《課兒稿》，《小黛軒論詩詩》、《國朝杭郡詩三輯》、《清閨秀藝文略》、《清代閨閣詩人徵略》、《歷代婦女著作考》等著錄<sup>201</sup>。鮑存軾，字青娥，浙江於潛人，監生鮑志璽女，新城訓導洪熾室，據云課子極嚴，詩書皆親授<sup>202</sup>。
9. 朱韶香《課兒草》，《清閨秀藝文略》、《閩川閨秀詩話續編》、《清代閨閣詩人徵略》、《歷代婦女著作考》等著錄<sup>203</sup>。朱韶香字敬園，福建建寧人，朱召南妹，鄢家述室<sup>204</sup>。
10. 畢湄《荻書草堂藁》，《吳縣志》、《歷代婦女著作考》著錄<sup>205</sup>。畢氏字眉士，號雲溪，江蘇太倉人，畢沅（1730-1797）妹，周石蘭室<sup>206</sup>。
11. 鄭翰尊《畫荻編》，《福建通志》、《閩川閨秀詩話》、《清閨秀藝文略》、《歷代婦女著作考》等著錄<sup>207</sup>。鄭翰尊字秋羹，福建建安人，新蘩令鄭方城女，兗州守鄭方坤（1693-?）姪女，山陰令林其茂室。早寡，自課二子<sup>208</sup>。
12. 林氏《畫荻草》，《晚晴簃詩匯》、《廣東女子藝文考》、《歷代婦女著作考》等著錄<sup>209</sup>。林氏，廣東新會人，林奇鳳季女，襄陽將軍申有功

<sup>201</sup> 陳芸：《小黛軒論詩詩》，卷下，頁19上；《國朝杭郡詩三輯》，卷98，頁24上下；《清閨秀藝文略》，卷3，頁26；《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9，頁20上下；《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13，頁763。

<sup>202</sup> 參上註引《國朝杭郡詩三輯》。

<sup>203</sup> 《清閨秀藝文略》，卷1，頁25；丁芸：《閩川閨秀詩話續編》（民國三年〔1914〕刻本），卷4，〈朱召南、朱韶香〉，頁4上下；《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2，頁283。

<sup>204</sup> 同上。

<sup>205</sup> 吳秀之等修，曹允源（1855-1927）等纂：《吳縣志》（據民國二十二年〔1933〕鉛字本影印；收入《中國方志叢書》〔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華中地方〉第18號），卷58中，〈藝文考〉5，頁8下；《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8，頁548-549。

<sup>206</sup> 同上。

<sup>207</sup> 陳壽祺等：《福建通志》（據同治十年〔1871〕重刊本影印；台北：華文書局，1968年），卷257，〈列女〉，〈建寧府·建安縣〉，〈閩秀·國朝鄭善述妻黃氏（案：即鄭翰尊祖母）〉，頁10上下；梁章鉅（1775-1849）：《閩川閨秀詩話》（收入《筆記小說大觀五編》；台北：新興書局，1974年），卷2，〈鄭翰尊〉，頁5590；《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3，〈鄭翰尊〉，頁19下；《清閨秀藝文略》，卷4，頁17；《閩秀詩話》，卷2，頁7上下；《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12，頁744。據《閩川閨秀詩話》，《畫荻編》「尚未梓行」。

<sup>208</sup> 案鄭翰尊所屬福建鄭氏家族，乃盛產閩秀作家的福建四族（許、鄭、黃、梁）之一。參看 Li Guotong, "Imaging the Empire: A Reading of the *Criticism on Poems by Fujian Guixiu*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raditional Chinese Women through a Modern Lens," Harvard University, June 16-18, 2006). 另參其 "Reopening the Fujian Coast, 1600-1800: Gender Relations, Family Strategies, and Ethnic Identities in a Maritime Worl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2007).

<sup>209</sup> 《晚晴簃詩匯》，卷184，〈閩秀〉2，頁566；《廣東女子藝文考》，〈集部〉，頁25；《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5，頁399。



室<sup>210</sup>。

13. 劉芝雲《秋燈課子吟》，《歷代婦女著作考》著錄<sup>211</sup>。劉芝雲，湖南桃源人，李方臣室<sup>212</sup>。
14. 李蕊馨《篝燈課讀草》，《長樂縣志》、《閩秀詩話》、《清閨秀藝文略》、《歷代婦女著作考》等著錄<sup>213</sup>。李蕊馨字綠卿，福建長樂人，馮景淮室，《閩川閩秀詩話續編》有詳傳<sup>214</sup>。
15. 陳若梅《學荻樓吟草》，《清閨秀藝文略》著錄<sup>215</sup>。陳若梅字清萼，曾世夔室，早寡<sup>216</sup>。
16. 陳司蘭《春暉閣詩詞》，《清閨秀藝文略》著錄<sup>217</sup>。陳司蘭字淡如，白鳳鳴室<sup>218</sup>。
17. 甯若生《春暉草》，《國朝閩秀正始集》、《蘇州府志》、《清閨秀藝文略》著錄<sup>219</sup>。甯若生字瓘如，江蘇吳江人，侯汾室<sup>220</sup>。

此外，清代女性亦頗有申述婦誠、泛論婦學之一般性撰作，如李晚芳（1692-1767）《女學言行纂》<sup>221</sup>、尹會一（1691-1748）母李氏（1667-1744）《女訓》<sup>222</sup>、錢與齡《閩女拾誦》<sup>223</sup>、姚氏《閩鑑》<sup>224</sup>、蔡捷《古今婦德》

<sup>210</sup> 據上註引《晚晴簃詩匯》。

<sup>211</sup> 《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12，頁714。案該書稱《清閨秀藝文略》亦著錄劉氏《秋燈課子吟》一書，惟筆者翻過手頭上僅有的排印本《清閨秀藝文略》（詳註27）亦未見。

<sup>212</sup> 據上註引《歷代婦女著作考》。

<sup>213</sup> 《閩秀詩話》，卷5，頁12上下；《清閨秀藝文略》，卷3，頁9；《長樂縣志》，卷19，〈藝文志〉，頁661及卷29下，〈列女〉下，頁1241；《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3，頁342。

<sup>214</sup> 《閩川閩秀詩話續編》，卷3，頁2上下。陳芸《小黛軒論詩詩》亦有簡傳，見卷下，頁20下。

<sup>215</sup> 《清閨秀藝文略》，卷1，頁53；《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9，頁586。

<sup>216</sup> 同上。

<sup>217</sup> 《清閨秀藝文略》，卷1，頁48。

<sup>218</sup> 同上。

<sup>219</sup> 惲珠、妙蓮保：《國朝閩秀正始續集》（道光丙申〔1836〕紅香館藏板），卷下，頁15下；李銘皖等修，馮桂芬（1809-1874）等纂：《蘇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據光緒九年〔1883〕刊本影印，1970年），卷139，〈藝文〉4，〈列女〉，頁2下；《清閨秀藝文略》，卷4，頁20。另參陳芸《小黛軒論詩詩》，卷下，頁15下。

<sup>220</sup> 同上。

<sup>221</sup> 李晚芳：《女學言行纂》（周氏師古堂據謄圖刊本重印，1937年）。另參拙文“Li Wanfang,” i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Period, 1644-1911*, pp. 120-124；黃昏：〈研經論史步班姬——著述豐碩的李晚芳〉，收入其《嶺南才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80-85；拙作〈「婦德莫病於私」——論李晚芳《女學言行纂》的「去私」思想〉，收入熊秉真主編：《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台北：漢學研究中心，2003年），頁463-486。

<sup>222</sup> 多種文獻均著錄尹母李氏有「《女訓》」或「《女訓質言》」十二章。例如指尹母著有《女訓質言》十二章者有方苞（1668-1749）：〈尹太夫人李氏墓誌銘〉，載《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卷11，〈墓誌銘〉，頁318；戴誓心：《女士錄》（光緒十二年〔1886〕思問堂藏板），甲集〈女賢士〉，頁13下；

225、周氏《內則集注》<sup>226</sup>、沈荷《續閨誡》<sup>227</sup>、錢淑生《班氏女誠箋》<sup>228</sup>、趙芬《溫氏母訓附說》<sup>229</sup>、勞紉《女誠淺釋》<sup>230</sup>、陸海琴《宮閨遺則》<sup>231</sup>、曾懿（1852-1927）《女學篇》<sup>232</sup>、吳氏《女訓》<sup>233</sup>、周氏《閨訓三十一則》<sup>234</sup>、吳氏《閨訓十則》<sup>235</sup>、邵氏《女訓遺誨》<sup>236</sup>……等等，但這些著作期待的讀者群恐怕與本文所探討者不同。這些綜論性作品，撰寫之際大抵並不以自家兒女為特有對象。比較特別的是宋氏姊妹《蓀村課女錄》<sup>237</sup>，宋蓀村兩女所撰，為作者承嚴父訓課而為之詩文，光緒間「珠泉老農」將之付梓，目的在

陳芸《小黛軒論詩詩》，卷上，頁7上；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教育類·尹元孚母作女訓〉，頁580等。至於指尹母著有《女訓》者則有徐世昌：《大清畿輔列女傳》（據民國四年至六年〔1915-1917〕刊本影印；台北：大通書局，1968年），〈母儀傳〉1，〈博野尹會一母李氏〉，頁8上；徐世昌：《大清畿輔書徵》（重印本；台北：廣文書局，1969年），卷41，〈閨秀〉，頁6上；趙爾巽：《清史稿》，卷508，〈列女傳〉1，頁14023；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3，頁347等。案：無論《女訓》或《女訓質言》，其實即李氏〈勸好歌〉，三言，十二章，已全文收入尹會一編：《博陵尹氏家譜》（據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乾隆三年〔1738〕刻本影印；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太夫人事蹟·太夫人勸好歌（揚州作）〉，頁14上—15下。詳參拙文〈「豈惟女儀，志士之師」：尹會一母李氏之生命歷程〉，將刊於《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8期（2008年）。

- <sup>223</sup> 《蘇州府志》，卷139，〈藝文〉4，〈列女〉，頁8上；《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3，頁755。
- <sup>224</sup> 《清閨秀藝文略》，卷2，頁9；《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6，頁422。
- <sup>225</sup> 《清閨秀藝文略》，卷4，頁9。
- <sup>226</sup> 同上，卷2，頁83；《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5，頁387。
- <sup>227</sup> 《兩浙輻輳續錄》，卷54，頁79上；《清閨秀藝文略》，卷3，頁34；《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4，頁366。
- <sup>228</sup> 《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13，頁754。
- <sup>229</sup> 《清閨秀藝文略》，卷3，頁22。
- <sup>230</sup> 勞紉：《女誠淺釋》（掃葉山房石印本），著錄於《崑山胡氏懷琴室藏閩秀書目》，頁508；《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10，頁624。勞氏簡傳及詞選見《閩秀詞鈔》，卷15，頁25上下。
- <sup>231</sup> 陸海琴：《宮閨遺則》（鈔本），著錄於《崑山胡氏懷琴室藏閩秀書目》，頁506；《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9，頁614。後者作《宮閨儀則》。
- <sup>232</sup> 曾懿：《女學編》（光緒三十三年〔1907〕刊本），著錄於陳法駕、葉大鏞等修，曾鑒、林思進等纂：《華陽縣志》（據民國二十三年〔1934〕刻本影印；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3》），卷25，〈藝文〉第8之3，〈子部〉，頁4下及卷26，〈藝文〉第8之4，〈集部〉，頁25下至26上；《崑山胡氏懷琴室藏閩秀書目》，頁515；《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10，頁638。另參《清史稿》，卷509，〈列女傳〉2，頁14081；單士釐：《閩秀正始再續集》（歸安錢氏排印本），卷1上，頁51下—57上；楚南：〈曾懿——博學多才的女教育家〉，見英文《中國婦女》編：《古今著名婦女人物》（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冊，頁380-385；Lai Xinxia, "Zeng Yi," i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Period, 1644-1911*, pp. 288-289.
- <sup>233</sup> 《清閨秀藝文略》，卷1，頁36。
- <sup>234</sup> 周炳麟修，邵友濂、孫祖德纂：《餘姚縣志》（據光緒二十五年〔1899〕刻本影印；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36》），卷17，〈藝文〉下，頁31上；《清閨秀藝文略》，卷4，頁13；《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5，頁388。
- <sup>235</sup> 沈葆楨（1820-1879）、吳坤修（1816-1872）等修，何紹基（1799-1873）、楊沂孫（1813-1881）等纂：《重修安徽通志》（據光緒四年〔1878〕刻本影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第651冊），卷334，〈人物志·列女·才媛〉，頁4上；《清閨秀藝文略》，〈清代〉3，頁320等。
- <sup>236</sup> 同上，卷4，頁13；《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5，頁402。
- <sup>237</sup> 《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3，頁324；《中華婦女文獻縱覽》，頁55。

令「朱門華族，家置一編，暇以爲閨壺課」<sup>238</sup>，因此又與本文所論以家中子女爲具體閱聽對象的課子書有着明顯的不同。

## 五、總結

清代女性的課子書是中國古代社會重視家庭教育和童蒙讀物這個大潮流下的產物<sup>239</sup>，也具體地突顯了歷史上母教的重要性<sup>240</sup>。由於清代女性著作冠於歷朝，因此課子書的比例亦相對較多，容易引起注意。本文第二、三、四節所錄作者，分別來自浙江、江蘇、福建、安徽、山東、河南、湖南、廣東、雲南等十一個省份，雖以浙江所佔比數最多，但也可見以課子內容成書，絕非一時一地之風氣而已。相對來說，課子書比較散見於集部的課子吟詠篇什更能呈現出母親的權威，尤其是以講授道德爲主題者，更顯而易見。例如本文所介紹的《聽松樓遺稿·授經偶筆》、《訓子語》、《治家要義》等，彷彿可以令讀者想見作者們一本正經、氣盛言宜地對子女耳提面命的情景。即使以詩篇課子的著作，固然有一些是散發着相對閒逸的生活、教子情趣，如沈雲裳《小壺天課子草》就是一個顯例。但《熊丸集》、《荻廬詩鈔》、《餐鞠軒詩草》等所承載着的課教叮嚀，何嘗不是語重心長的訓勵？如果說〈授經偶筆〉是作者自覺或不自覺地意圖染指男性主導的經學市場的一項嘗試<sup>241</sup>，那麼《家塾試帖

<sup>238</sup> 珠存老農〈序〉，見宋氏姊妹：《蓀村課女錄》（光緒丙戌〔1886〕板存星沙南陽街陳聚德堂刊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頁1上。

<sup>239</sup> 參看〈中國婦女與家庭教育史研究參考書目〉，見周愚文、洪仁進編：《中國傳統婦女與家庭教育》，頁173-185。

<sup>240</sup> 有關古代母親教育子女責任的探討，參看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頁104-107及拙作《中國古代育兒》（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頁191-202。又熊秉真（Hsiung Ping-chen）有一系列的文章析述明清時期的母子及母女關係，論見精闢，值得參考，臚列如下：〈好的開始：近世士人子弟的幼年教育〉，載於《中國近世家族與政治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頁201-238；“Constructed Emotions: The Bond Between Mothers and S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5, no. 1 (June 1994), pp. 87-117; 〈書寫異性譜系：明清士人筆下的母女連繫〉，載於熊秉真、張壽安合編：《情欲明清——達情篇》（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頁193-218；〈閨情婉約：明清仕女天地中的母與女〉，載於熊秉真、余安邦合編：《情欲明清——遂欲篇》（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頁245-281; *A Tender Voyage: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Female Gentility in Transition and Transmission: Mother-Daughter Ties in Ming/Qing,” in Daria Berg and Chloë Starr (eds.), *The Quest for Gentility in China: Negotiations Beyond Gender and Clas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97-116.

<sup>241</sup> 女性作品以集部佔大多數，經部著述及子部儒家類等訓誡只佔極少數。現存古代女性著作目錄多以時代排列，唯洗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則以傳統四部類分，當中經部有三種，史部、子部各有兩種及三種，集部則有九十八種，佔總數一百零六種的絕大多數。事實上，經學史上女性的位置極其邊緣，學界於伏生女助父傳經的說法並無共識，而宣文君降帳授經也不過是美麗的點綴。詳看拙作〈伏生女傳經說研究〉，《簡牘學報》，19期（《勞貞一先生百歲冥誕紀念論文集》，2006年），頁43-70；〈「試問從來巾幗事，儒林傳有幾人傳」—

課兒草》也算得上是作者經意或不經意地對既有性別界限的跨越與挑戰，因為那是她直接指導兒子如何應付科舉考試的試帖，一項習慣上是由父親或老師負責的工作<sup>242</sup>。不過，在母儀、孝道這些冠冕堂皇的大前提下，一切又來得那麼天經地義、順理成章。

貫穿於各種女性課子書之間的，是作者們亦師亦母的形象。叮嚀課訓的背後，是老牛舐犢的慈母心情，毫無掩飾與造作。何況以上所列舉課子書的作者，又頗有早歲守寡的母親，如屈鳳竹、陳瑞輝、朱澄、伍淡如等，母兼父職，格外嚴謹，其含辛茹苦、望子成龍的心態也完全不難理解。就是母親們的諄諄教誨督勵，照亮着古往今來多少人成長的道路，甚至在自身的著作名稱上也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記<sup>243</sup>。在傳統的歷史環境裏，母教典範的建立以至家庭內外的種種客觀條件<sup>244</sup>，造就了「訓誨之權，實專於母」的現象<sup>245</sup>，母親到底在兒子的學問與性格成長方面擔當了甚麼角色，其間階級性、地域性、種族性的差異又若何？母教的價值又如何被用來捍衛女性接受教育的權利<sup>246</sup>？這些無疑是可以再深入思考的課題。

---

—歷代「伏生授經圖」中伏生女之角色》，《九州學林》，4卷4期（2006年冬季），頁28-59；以及註122引〈前秦女經學家宣文君〉一文。

<sup>242</sup> 例如：《石研齋課兒試帖》（清鈔本，南京圖書館藏）；倪偉人：《課徒試帖》（《敦復堂全書》第6冊；光緒十六年〔1890〕章安官舍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sup>243</sup> 例如以「春暉」命名的詩文集（包括男、女作者）就不少，另外比較特別的如鄧琛（1843年舉人）《荻訓堂詩鈔》（光緒辛卯〔1891〕刊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集名明顯地強調作者「幼承太夫人教，畫荻學書」的回憶（〈原敘〉，頁1上）。又如史勝書（約1802-1840）《秋燈畫荻草堂詩鈔》一書，命名亦與作者「幼承母教，嘗寫《秋燈畫荻圖》，遍徵題詠」的往事有關。此書筆者未見，參看《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1374。

<sup>244</sup> 例如仕宦羈旅、經商謀生等就造成不少母兼父職的情形。曼素恩曾斷言在帝制中國後期的精英階層，一個成功的男性是不會長呆在家的，他必須體驗種種的遊歷。詳參 Susan Mann, "The Virtue of Travel for Women in the Late Empire," in Bryna Goodman and Wendy Larson (eds.), *Gender in Motion: Division of Labor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Toronto, and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5), pp. 55-74.

<sup>245</sup> 宋若莘（一作若華，?-820）、宋若昭等：《女論語》（收入王相《新增女子四書讀本》；上海：文盛書局，1914年），〈訓男女章第八〉，頁7下。

<sup>246</sup> 在清代前期有關女性應否接受教育的一片討論聲中，其中一種意見就是認為識字有益於婦道母道，詳參拙著《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台北：麥田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頁253-262。此外，一個突出的個案是顧若璞（1592-約1681），高彥頤指出她是十七世紀積極用母教的功能來捍衛女性教育權利的重要人物，參其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pp. 163-166.

# Books by Qing Women on Educating Their Children

Ho, Wing-chung Clara \*

## 【 Abstract 】

Women in Qing dynasty mainly employed three artistic and/or literary genres to convey instructional messages to their children: *kezi shiwen* (parent's lesson in the form of poetry and prosaic writings), *kezi shu* (parent's lesson in the form of books) and *kezi tu* (parent's lesson in the form of painting). This article only deals with the second genre, namely, parent's lesson books.

The parent's lesson books can be further classified into two main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is some kind of instruction books in which the mother authors directed their children to uphold certain values and morality in life by providing them with practical guidance. The second category is mainly a collection of poetry with themes centring on guiding their children to live out their lives. Although works of the second category may contain descriptions of some peaceful and joyful episodes of life in particular the fun these mothers enjoyed in teaching their own children, the most outstanding works are those where the instructions to the children and the expectation of the same by the anxious mother authors are expressed in a mix of solemn and light-hearted styles and themes. In general, in comparison with the individual poems scattered in anthologies and collected works, the parent's lesson books are a better source for the study of the authoritative image of mothers in Qing China. They are also a great resource for meaningful research studies.

**Key words:** Books on educating children (*kezi shu*)      Qing women  
mothers' education      *xiongwán*      *huadi*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